肉蒲團/第六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五回

肉蒲團/第六回
作者：李漁　清

第七回

詩曰：

不是房中作幹才，休將末技惹愁胎。

暗中誰見潘安貌，陣上難施子建才。

既返迷魂歸楚國，問伊何事到陽臺。

生時欲帶風流具，尺寸還須自剪裁。

賽崑崙坐下先問未央生道：“賢弟這一向可曾有甚麼奇遇麼？”未央生怕他要卸擔，只回沒有。接口就問道：“長兄方才所說的是哪一家？住在哪一處？多少年紀？怎麼樣姿色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我如今尋著的不止一個，一共有三個，只許你揀擇一個。你不要貪心不足都想要，做起來這就成不得了。”未央生心上疑惑道，我心上有三個，他口裡也說三個，莫非是日前見的不成？若果然是，只要弄得一個上手，那兩個自然會來，何須要他幫助？就回復道：“豈有此理。只要有一個也就夠得緊了，怎敢做那貪得無厭之事！”賽崑崙道：“這等才好。我且問你，你還是喜肥的還是喜瘦的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婦人家的身體肥有肥的妙處，瘦有瘦的妙處。但是肥不可勝衣，瘦不可露骨。只要肥瘦得宜

就好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這等說來三個都合著你意思。我再問你，你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實的？”未央生道：“自然是風流的好。老實婦人睡在身邊，一些興趣也沒有，倒不如獨宿的乾淨。”賽崑崙搖頭道：“這等說來，三個都不是你的對頭。”未央生道：“怎見得那婦人老實？”賽崑崙道：“那三個婦人皆是一般家數，若論姿色，倒有十二分，只是‘風流’二字不十分在行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這個不妨。婦人家的風情態度可以教導得來。不瞞長兄說，弟婦初來的時節也是個老實頭，被小弟用幾日工夫把她淘熔出來，如今竟風流不過了。只要那三個婦人姿色好，就老實些小弟自有變化之法。”

賽崑崙道：“這也罷了。我再問你，你還是一見了面就要到手，還是肯熬幾月工夫，慢慢伺候到手？”未央生道：“不瞞長兄說，小弟平日慾火極盛，三五夜不同婦人睡就要夢遺。如今離家日久，這點欲心慌得緊了。遇不著標致女子還可以勉強支持，若遇著了，只怕就涵養不住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這等，丟了那兩個，單說這一個罷。那兩個是富貴人家女子，一時難到手。這一個是窮漢老婆，容易設法。我因許你這樁事，時時刻刻放在心頭，遇了婦人定要仔細看看。那一日，偶從街上走過，看見這個婦人坐在門裡，門外掛著一條竹簾。雖然隔著簾子看不明白，只覺得面龐之上紅光灼灼，白焰騰騰，竟像珍珠寶貝，有一段光芒從裡面射出來一般。再看她渾身態度，只像一幅美人圖掛在簾子裡面隨風吹動一般。我走過去那門對面立了一會，只見一個男子從裡面出來，生得粗粗笨笨，衣服襤褸，背一捆絲到市上去賣。我就去問他，鄰居說他姓權，為人老實，人就因此叫他做‘權老實’。那婦人就是他妻子。

“我恐隔著簾子看不仔細，過了幾日又從門首經過。她又坐在裡面。我心生一計，掀開簾子闖進去，只說尋她丈夫買絲。她說男人不在家，若要買絲家裡盡有，取出來看就是。說罷回身取絲出來。我見她十個指頭就如藕芽一般，一雙小腳還沒有三寸。手腳雖然看見了，還有身上的肌肉不能看見，未知黑白何如。我又生個法子，見她架子頂上還有一捆絲，就對他道：‘這些都不好。那架子頂上的拿來看看何如？’她答應了，就擎起手臂來去拿。你曉得，此時熱天，她身上穿的是單紗衫子，擎起手來的時節，那兩雙大袖直褪到肩頭上面，不但一雙手臂全然現出，連胸前的兩乳也隱隱躍躍露出些影子出來。真是雪一般白，鏡一般光。我生平所見的婦人這就是第一了。我因勞她半日，不好意思，只得買了一捆絲出來。請問賢弟，這婦人你是要不要？”未央生道：“這等說來竟是個十全的了，有甚麼不要？只是這個婦人怎麼就能夠見面，見了面就能夠到手？”賽崑崙道：“不難。我如今就同你拿些銀子去伺候，等她丈夫出門，依舊用前面的法闖進去買絲。你中意不中意一見就決了。我想她終日對著那個粗笨丈夫老老實實，一些情趣也沒有。忽見了你豈不動心？你略做些勾引她的光景，她若當面不惱，我回來就替你商量做

事。管取三日之內定然到手。若要做長遠夫妻，也都在我身上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若得如此，感恩不淺。只是一件，你既有神出鬼沒的計較，又有飛牆走壁的神通，天下的事必沒有難做的了。為甚麼這一個就做得來，那兩個全不說起？畢竟是窮漢好欺負，富貴人家不敢去惹他！？”賽崑崙道：“天下事都是窮漢好欺負，富貴人家難惹，只有偷婦人一節，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，窮漢難惹。”未央生道：“這是何故？”賽崑崙道：“富貴人家定有三妻四妾，丈夫睡了一個，定有幾個守空房。自古道飽暖思淫欲。那婦人飽食暖衣，終日無聊，單單想著這件事。到沒奈何的時節，若有男子鑽進被去，她還求之不得，豈肯推了出來？就是丈夫走來撞見，若是要捉住送官，又怕壞了富貴體面，若是要一齊殺死，又捨不得那樣標致婦人。婦人捨不得，豈有獨殺姦夫之理？所以忍氣吞聲，放條生路讓他走了。那窮漢之家只有一個妻子，夜夜同睡，莫說那婦人飢寒勞苦不起淫心，就有淫心與男子幹事，萬一被丈夫撞見，那貧窮之人不顧體面，不是拿住送官，就是一同殺死。所以窮漢難惹，富貴人家好欺負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今日所說的事又與這議論相反？”賽崑崙道：“不是我做的事與說的話相反，只因這一個人家與那兩個人家的地位恰好相反。所以這一家好設法，那兩個婦人難以到手。”未央生道：“如今小弟心上已註意在這一邊了，只是那兩個婦人何妨也說一說，等小弟知道長兄的盛意，為我這樣費心。”賽崑崙道：“那兩個婦人一個有二十多歲，一個有十六七歲。她兩個在娘家是嫡堂姐妹，在夫家又是姻親妯娌。夫家世代做官，只有她兩人的丈夫是個秀才。哥哥叫做‘臥雲生’，與那二十多歲婦人做親四五年了。兄弟叫做‘倚雲生’，與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。兩人的姿色也與方才說的婦人一般。只是一樣的老實，幹事的時節身也不動，口也不開，看她意思竟像不喜幹的光景。婦人又不好淫，丈夫又沒有三妻四妾，夜夜同睡，難以算計。你除非千方百計引動她淫心，又要嗣候她丈夫不在，方才可以下手。這不是有幾月工夫？不如賣絲的婦人，丈夫常不在家，容易設法。”

未央生見他說那兩個婦人與日前所見之人有些相似，心上還捨不得丟開。又對他道：“長兄的主意雖不差，只是還有見不到處。你說那兩個婦人老實沒有淫心，必是她丈夫本錢細微，精力短少，幹得她不快活，所以如此。若還遇了小弟，只怕那老實的也會不老實起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我看那兩個男子本錢也不細微，精力也不短少。只是比了極粗大長遠的稍遜他。我且問你，你的本錢有多少大？精力有幾時長？也要見教一見教，使我知道你伎倆的深淺，好放心替你做事。”未央生欣然道：“這個不勞長兄掛念，小弟的本錢精力也算得來。隨你甚麼大量婦人，定要請她吃個醉飽，方才散席。決不像酸子

請客，到把飽的吃飢，醉的吃醒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這等就好。只是略說一說也不妨，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大約有多少提方才得洩？”未央生道：“小弟與婦人幹事沒有甚麼規矩，隻請她吃一個無算數就罷了。那裡記得數目。”賽崑崙道：“數目記不出，時刻是記得出的。大約耐得幾更天氣？”原來未央生的本事只有半更，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，恐怕說少了他要藉端推諉，只得加上半更。就答應道：“小弟的力量足足支持得一更！”塞崑崙道：“這等說來也是平常的精力，不叫做高強。若是夫婦幹事，有這本領也就好了。若要隔家過捨去做偷营劫寨的事，只怕不是平等力量可以做得來的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長兄不消過慮。小弟前日買得有絕好的春方在那邊，如今正為沒有婦人，使英雄無用武之地。只要好事做得成，到臨時用些搽抹的功夫，不怕他不久。”賽崑崙道：“春方只能使他久，不能使他大。若是本錢粗大的，用了春方就像有才學的舉子，到臨考時吃些人參補藥，走到場屋裡自然精神加倍，做得文字出來。那本錢微細的，用了春方尤如腹內空虛的秀才，到臨考時就把人參補藥論斤吃下去，走到場屋裡也只是做不出。我今只問你這物事有多少大？有幾寸長？”未央生道：“不消說得，只還你不小就是。”賽崑崙見他不說，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，要他脫出來看。未央生再三迴避，只是不肯。賽崑崙道：“若是這等，劣兄絕不敢替你做事，若強替你做事，萬一不看那婦人疼癢，被她叫喊起來，說你去強姦她怎麼了得？到那時弄出事來倒是劣兄耽誤你了。怎麼使得？”未央生見他激切，只得陪個笑臉道：“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，只是清天白日在朋友面前取出，覺得不雅。今長兄既然過慮，小弟只得獻醜了！”就把褲帶解開，取出陽物，把一雙手托住，對賽崑崙掂幾踮，道：“這就是小弟的微本。長兄請看。”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觀，只見：

本身瑩白，頭角鮮紅。根邊細草蒙茸，皮里微絲隱現。量處豈無二寸，稱來足有三錢。十三處子能容，二七孌童最喜。臨事時身堅似鐵，幾同絕大之蟶干[1]；竣事後體曲如弓，頗類極粗之蝦米。

賽崑崙把陽物看了一會，再不則聲。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粗大，所以吃驚，就說道：“這是疲軟時如此，若到振作之後還有可觀。”賽崑崙道：“疲軟時是這等，振作時也有限。請收拾罷。”說完不覺大笑道：“賢弟為何不知分量，自家本錢沒有別人三分之一，還要去偷別人的老婆！我起初見你各處尋婦人，只說定有絕大的傢伙帶在身邊，使人見了害怕，所以不敢輕易借觀。那裡曉得是根肉搔頭，只好放在陰毛里面擦癢，正經所在是用他不著。”未央生道：“不瞞長兄說，小弟這賤具雖不甚魁偉，也曾有人喝彩過的，亦不至如此無用。”賽崑崙道：“有人喝彩，必是未經破瓜的處女，不曾幹事的孩童，

若見了他自然要讚歎幾句。除了這兩種人，只怕就與我一樣，不肯奉承尊具了。”未央生道：“照長兄說來，難道世上人的肉具都大似小弟的不成？”賽崑崙道：“這件東西是劣兄常見之物，不止千餘根。從沒有第二根像尊具這般雅緻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別人的且不要管，隻請問那三個婦人的丈夫，他腰間之物比小弟的何如？”賽崑崙道：“比賢弟的大也大一兩倍，長也長一兩倍。”未央生笑道：“我知道長兄的話不是真言。乃不肯替小弟任事，藉端推諉，如今試出來了。我且問你，那兩個的或者你夜間去偷他看見了，也不可知。這個賣絲的婦人，據你說不過日間去一次，又不曾遇見他男子，怎麼知道他的東西比小的長大一兩倍？”賽崑崙道：“那兩個是目見的，這一個是耳聞的。我初見之時，走去問她鄰舍，鄰舍對我說了姓名。我又問他道：‘這樣標致女子嫁了那粗蠢丈夫不知平日相得否？’鄰舍道：‘他丈夫的相貌雖然粗蠢，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，所以過得日子還不十分吵鬧。’我又問道：‘他的本錢有多少大？’鄰舍道：‘量便不曾替他量，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那件東西在褲子裡盪來蕩去，就像棒槌一樣，所以知道他的本錢爭氣。’我今日所以定要問你借觀，就是為此。不然為甚麼沒原沒故藉人陽物看起來？”

未央生聽了，才曉得他是真話，有些沒趣起來。只得又對他道：“婦人與男子相處，也不單為色欲之事，或是憐他的才，或是愛他的貌。若是才貌不濟的，就要靠本事了。小弟這兩件都還去得，或者她看才貌分上恕我幾分也不可知。還請長兄始終其事，不可以一短而棄所長，把為朋友的念頭就中止了。”賽崑崙道：“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，就如藥中的薑棗一般，不過借它氣味，把藥力引入臟腑。及至引入之後，全要藥去治病，那薑棗都用不著了。男子偷婦人若沒有才貌，引不得身子入門。入門之後，就要用著真本事了。難道在被窩裡相面，肚子上做詩不成？若還本錢細微，精力有限的，就把才貌兩件引了進去，到幹事的時節，一兩遭幹不中意，那嬌人就要生疏了。做男子的既然拚了性命偷著女子，也要與她心投意合相處一生半世便好。若要只圖一兩遭快活，為甚麼費這樣心機？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長久快活，就是婦人瞞丈夫偷男子，也不知費多少提防，擔多少驚嚇，指望要快活。若還一些受用也沒有，就像雌雞受雄的一般，裡面還不曾得知就完了賬，豈不壞她一生名節？賢弟不要怪我說，都像你這樣的本錢，這樣的精力，只要保得自家妻子不走邪路就夠了。再不可痴心妄想，去玷污人家女子。今日還虧劣兄老到，相體裁衣，若還不顧長短，信手做去，使衣服大似身子，豈不壞了作料？等那婦人報怨也罷了，只怕賢弟還要怪我謀事不忠，故意尋那寬而無當的婦人來塞責。劣兄出言粗鹵，賢弟不要見怪。”未央生見他言語激烈，料想好事不成，無言可答。賽崑崙又安慰了幾句，就起身辭去。未央生興致索然，也就送他去了。他掃興之後不知如

何，直到下回是有定局。

評曰：每一番議論定有絕精的比喻，無不使人快心。如“春方乃臨場補藥”，“才貌乃藥中引子”之類，不可勝數。雖屬諧謔之語，實有至理存焉。我竟不知作者的心肝有幾萬幾千個孔竅，而遂玲瓏至此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"蟶干"－維基文庫版原作“□於”，脫脫一字（“蟶”）；“干”字似因OCR識別缺陷，誤為“于”，再錯誤地轉為“於”。依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青心閣本改：